大明高僧傳/卷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大明高僧傳
卷七 習禪三

► 卷八

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

習禪三

一、潭州上封寺沙門　釋諱才〈（附：海印隆公）〉

釋諱才，號佛心，福州姚氏子也。幼為驅烏，弱冠得度，精求律部，持犯霜威。慕最上乘，不憚遐扣，勞逸弗介，一念力參。

首謁海印隆公於大中。偶見老宿達道看經，至「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」，才問曰：「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？」達曰：「汝乍入叢林，未可理會許事。」才疑之。適海印夜參，至「結座擲拄杖」曰：「了即毛端吞巨海，始知大地一微塵。」才豁然有省。

次謁黃龍死心，不契。乃參靈源，凡入室出，必揮淚曰：「此事我見甚是分明，秖臨機吐之不出，奈何？」源曰：「須是大徹方得自在。」一日，竊觀隣僧讀〈曹洞廣錄〉，至「藥山采薪歸，有僧問：『甚處來？』山曰：『計柴來。』僧指腰下刀曰：『鳴剝剝是甚麼？』山拔刀作斫勢。才忽大悟，摑隣僧，即揭簾趨出說偈曰：「徹徹大海乾枯，虛空迸裂；四方八面絕遮欄，萬象森羅齊漏泄。」

初住上封，屢遷名剎，詞河辯海潮湧波騰，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涘也。

二、華亭青龍菴沙門　釋妙普〈（附：寶竇持禪師）〉

釋妙普，號性空，漢川人，未知姓氏。久依黃龍死心，密受心印。品格高古，氣宇宏邁。因慕船子遺風，抵秀水，結菴于青龍之野。別無長物，唯吹鐵笛以自娛。好吟詠，嘗賦山居詩云：「心法雙忘猶隔妄，色塵不二尚餘塵；百鳥不來春又過，不知誰是住菴人？」示眾偈曰：「學道猶如守禁城，晝防六賊夜惺惺；中軍主將能行令，不動干戈治太平。」

宋建炎初，賊徐明叛，道經烏鎮，肆意殺戮，民懼逃亡。普聞，歎曰：「眾生塗炭，吾盍救之？」乃荷策而行，直詣賊所。賊見偉異，疑必奸詭，詢其來處。答曰：「禪者。」問何所之，云：「往密印寺也。」賊怒，欲斬，普曰：「大丈夫要頭便取，奚以怒為？吾死必矣，願得一飯以為送終。」賊奉肉，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：「孰當為我文以祭？」賊笑不答，普索紙筆大書曰：「嗚呼！惟靈勞我以生，則大塊之過；役我以壽，則陰陽之失；乏我以貧，則五行不正；困我以命，則時日不吉。吁哉！至哉！賴有出塵之道，悟我之性。與其妙心，則其妙心孰與為隣？上同諸佛之真化，下合凡夫之無明，纖塵不動，本自圓成。妙矣哉！妙矣哉！日月未足以為明，乾坤未足以為大。磊磊落落，無掛無礙。六十餘年，和光混俗；四十二臘，逍遙自在。逢人則喜，見佛不拜。笑矣乎！笑矣乎！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。坦然歸去付春風，體似虛空終不壞。尚饗。」遂舉箸飫肉，賊徒大笑。食罷曰：「劫數既遭離亂，我是快活烈漢。如今正好乘時，便請一刀兩段。」乃大呼「斬！斬！」賊駭異，稽首謝過，令衛而出。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者，普之惠也。僧問：「既見佛，為甚不拜？」普掌之曰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不會。」又掌曰：「家無二主。」

紹興冬，自造大盆，鑿穴塞之。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：「吾將水葬矣。」壬戌，持至，普尚存，乃作偈嘲曰：「咄哉！老性空剛，要餧魚鱉。胡不索性去？秖管向人說。」普笑曰：「遲兄證明耳。」遍告遐邇眾集，普示法要，說偈曰：「坐脫立亡，不若水葬，一省柴燒，二免開壙。撒手便行，不妨快暢。是誰知音，船子和尚高風難繼，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！」遂趺坐盆中，口吹鐵笛，順潮而下，眾皆隨至海濱。普去塞孔，其水洄漩。眾擁觀水，涓滴不入，乃乘流而住，歌曰：「六十餘年返故鄉，沒踪跡處妙難量；真風遍寄知音者，鐵笛橫吹作散場。」人望目斷，尚聞笛聲嗚咽於蒼茫之間。遙見以笛擲空而沒，眾號泣，競圖像事之。後三日，見於沙上，趺坐如生，道俗迎歸，留五日，

闍維，舍利大如菽。有二鶴徘徊空際，火盡始去。塔于青龍菴。

三、潭州法輪寺沙門　釋應端

釋應端，南昌徐氏子也。生而眉宇豁如，形儀莊肅。幼厭塵穢，少入空門，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為大僧。謁真淨機，不諧。時靈源分座雲居，扣之。源稍加痛劄，端負己解？妙入經論，乃援引馬祖、百丈機語及〈華嚴〉經旨相表酧答。靈源笑曰：「汝舉馬祖、百丈固錯矣。而〈華嚴〉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。」端憤然欲去，因辭揭簾，忽大悟，汗流浹背。靈源見，喜曰：「子方識好惡矣。馬祖、百丈、文殊、普賢幾為汝累。」由是聲譽四馳，道欽七眾。

政和末，太師張司成虛百丈，堅命開堂，舉僧問「大隋劫火洞然時，這箇壞也不壞」話，遂曰：「六合傾翻劈面來，暫披麻縷混塵埃；因風吹火渾閒事，引得遊人不肯回。壞不壞，隨不隨，徒將聞見強鍼錐；太湖三萬六千傾，月在波心說向誰？」

四、隆興府黃龍寺沙門　釋道震

釋道震，號山堂，金陵趙氏子也。垂髫，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，英遷泗之普照，得度。久之，辭謁丹霞淳，與論曹洞宗旨，震呈以偈曰：「白雲深覆古寒巖，異草靈花彩鳳銜；夜半天明日當午，騎牛背面著靴衫。」次依草堂，日取藏經讀之。一夕，聞晚參鼓，步出經堂，舉頭見月，忽大悟，亟趨方丈。堂望見，即曰：「子徹矣。」遂為印可。尋出，三遷而至百丈，道顯著。

紹興己巳，有律師妄踞黃龍，衲子散子散去，主事者走錢塘，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師張如瑩。瑩公命震以從眾望，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，震讓曰：「王公為護佛法，何謝之有？況我與之素昧平生。」於是主事恧退。故仲溫曰：「彼交結權貴，倚為藩垣者，聞其言亦足顏汗。噫！紹興以來，宗師言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，捨震其誰哉？」

五、天台山萬年寺沙門　釋法一

釋法一，號雪巢，即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。世居開封祥符縣。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，聲洪氣偉，具大人相。十七試上庠，從祖仕淮南，欲官之，不就。請去家，事長蘆慈覺頤禪師，祖弗許，母曰：「此兒必宿世沙門也。願弗奪其志。」未幾，慈覺

歿，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。依十年，覺心迷悶，道無所入，遂往蔣山謁圓悟；一見，器重之。適悟奉旨住天寧，亦在侍，不契。次見草堂於竦山，一言之下，忽爾徹其源底。

紹興七年，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。四遷巨剎，最後住長蘆。因慕天台形勝，昕夕懷之，於是乞退，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，高臥煙霞，長嘯深翠，處世而忘世也。一日，忽示微疾，書偈曰：「今年七十五，歸作菴中主；珍重觀世音，泥蛇吞石虎。」乃入龕趺坐，別眾而逝。塔于本山。

六、慶元府天童寺沙門　釋普交

釋普交，郡之萬齡畢氏子也。幼穎異卓倫，不泥塵滓，惡喧嗜潔，儼似納僧。未冠得度，五夏無虧。首謁南明，聽習台教。偶為檀信修事懺摩，有人問曰：「師所懺罪為自懺耶？為他懺耶？若言自懺，罪性何來？若為他懺？他既非汝，烏能為懺？」交罔不能對，大慚，易服逕投渺潭。足纔踵門，潭即呵斥，交擬申問，潭即拽杖逐之。一日，忽呼交至丈室曰：「我有古人公案要與爾商量。」交擬進語，潭便喝，交豁然頓悟，顧乃大笑。潭下繩床，執其手曰：「汝會佛法耶？」交便喝拓開，潭亦大笑，於是名聞四達，學者宗之。

後歸桑梓，居天童，掩關却掃者八年，寺偶虛席。郡僚命開法，恐其遯去，遣吏候子道，故不得辭。

上堂曰：「咄哉！黃面老佛法付王臣。林下無情客，官差逼殺人，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者麼？若無不免，將錯就錯去也。」凡見僧來，必叱曰：「汝椰栗子擔時，我已為汝說了也。且道說箇甚麼？招手、洗缽、拈扇、張弓。趙州柏樹子，靈源見桃花，且擲放一邊。山僧無恁麼閒脣吻與爾打葛藤，何不休去，歇去？忽拈拄杖逐散。

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，沐浴陞座，說偈曰：「寶杖敲空觸處春，箇中消息特彌綸；昨宵風動寒巖冷，驚起泥牛耕白雲。」說畢，脫然而寂，壽七十七，臘五十八。塔于本山。

七、江州圓通寺沙門　釋道旻

釋道旻，賜號圓機，世人稱云「古佛」，興化蔡氏子也。母夢吞摩尼珠，遂娠。生

五歲，不履不言。一日，母抱遊西明寺，見佛像，遽趣合掌作禮稱「南無佛」，見者大異之。稍壯，宦學大梁，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，遍扣禪林，皆得染指。

後親溈山喆禪師，無所入。謁泐潭幹公，具陳所得，潭不為印可。一日，潭舉「世尊拈花，迦葉微笑」話問之，不契。侍潭行次，潭以杖架肩，長噓曰：「會麼？」旻擬對，潭便打。有頃，復拈草示之曰：「是甚麼？」亦擬對，潭便喝，機旋於是頓悟玄旨，便作拈花勢曰：「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。」潭曰：「便道。」旻曰：「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」即禮三拜，潭首肯印之。

後開法于灌溪，遷圓通，以符道濟之記也。學者如川赴海。朝廷聞其道，宰臣會請錫以命服，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，於是遐邇欽化，少長咸被其法澤。未詳厥終。

八、紹興慈氏院沙門　釋瑞仙

釋瑞仙，會稽人。幼纏塵網，幾溺愛河。年二十，奮然去家，會試經披剃。精習大小律藏，至「戒性如虛空，持者為迷倒」句，忽自省曰：「戒者，束身法耳。胡自縛耶？」遂探究台教。一日，閱「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；不共不無因，是故說無生」處，疑曰：「既不自，又不他，不共不無因，畢竟從何而生也？」歎曰：「因緣生法，雖照以空假三觀，不過抑揚性海。心佛眾生名異體同，十境十乘、妙心成智、不思議境，智照方明，固非言詮所能及也。」遂更衣謁諸耆宿。

後登投子山，見廣鑑禪師，問曰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兩浙，東越。」鑑曰：「東越事作麼生？」曰：「秦望山高，鑒湖水闊。」鑑曰：「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？」曰：「梵語唐言。」鑑曰：「猶是業林秖對，畢竟是同是別？」師便喝，鑑便打。忽有省，禮拜曰：「恩大難酬。」

後開法于慈氏，嘗問僧：「三箇橐馳兩隻腳，日行萬里趁不著；而今收在玉泉山，不許時人亂斟酌。爾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？」一眾無能下語投其機者。終于本山。

九、隆興府雲巖寺沙門　釋天遊

釋天遊，自號典牛，成都鄭氏子也。幼業儒，穎俊逸倫，儕輩推重。初試郡庠，復試梓州，二處皆與貢籍，懼不敢承，遂竄名出關。適會王山谷西還，見其風骨不凡，談

論超卓，邀其同舟，策往廬山削髮。不易舊名。

首參死心，不契。依湛堂準於泐潭；一日，湛堂普說曰：「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。」遂拊膝曰：「會麼雪上加霜？」又拊膝曰：「若也不會，豈不見幹峯？」示眾曰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」師聞，脫然悟入。

出世於雲蓋，遷靈巖，說法大有湛堂之風。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：「兩角指天，四腳著地，拽斷鼻繩，牧甚屎屁？」張無盡見之，甚為擊節。因退雲巖，過廬山，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，乃故曰：「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？」師聞，述偈曰：「質庫何曾解典牛？秖緣價重實難酬；想君本領無多子，畢竟難禁這一頭。」竟去，菴於武寧，匾曰「典牛」，則終其身不出。年近百歲而告寂焉。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。

十、平江府覺海寺沙門　釋江因

釋法因，姑蘇崲山朱氏子也。少汩塵俗，無意出纏。年二十四始披緇服，不終五夏，遽爾遊方，謁慧日雅禪師於東林。慧日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問之，擬對，日曰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忽有所契，呈偈曰：「巖上桃花開，花從何處來？靈雲纔一見，回首舞三臺。」慧日戒曰：「子雖見已入微，更假著鞭，當明大法。」於是居廬阜三十年，不與世接。四方仰之學者，川騖蟻屯，就其罏鞴。因亦不辭煅煉，隨機說法。

宋建炎末，盜起江左，乃順流東歸，覺海緇白踵門問道。嘗謂眾曰：「汝等當飽持定力，弗憂晨炊，干求外務也。」晚年放浪自若，稱曰「五松散人」。

十一、眉州中巖寺沙門　釋蘊能〈（附：澄甫、崇真）〉

釋蘊能，號慧目，郡之呂氏子也。少習儒，博究經史。年二十二，於村落校書，偶於山寺見禪冊在几，閱之，似有所得，遂裂衣冠，投僧圓具。

一缽遐遊，首參寶勝澄甫禪師，徵詰酬酢，所趣頗異。逕往荊湖，方謁永安喜、真如喆、德山繪諸公，造詣益邁。次抵大溈參琇禪師，琇問曰：「桑梓何處？」曰：「西川。」琇曰：「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，是否？」曰：「今日親瞻慈相。」琇曰：「白象何在？」曰：「爪牙已具。」琇曰：「會轉身麼？」能提具繞禪床一匝，琇曰：「不是。」能趨出。一日，琇問僧：「黃巢過後，有人收得寶劍麼？」僧豎起拳，琇曰：「

菜刀子。」僧曰：「爭奈受用不盡。」琇喝出。次問能，亦豎拳，琇曰：「也是菜刀子。」能便近前攔胸築曰：「殺得人即休。」琇笑曰：「三十年弄騎馬，今日被驢撲。」由是聲播諸方。

返蜀，初主報恩，次居中巖。室中嘗問崇真氈頭曰：「如何是爾空劫已前面目？」真忽領悟，對曰：「和尚且低聲。」遂呈偈曰：「萬年倉裏曾饑饉，大海中住儘長渴；當時尋時尋不見，今日避時避不得。」能印可之。

能住持三十餘年，說法不許人錄。臨終，書偈辭眾，端坐而化。闍維時，暴風忽起，煙之所至皆雨舍利，道俗斸地亦有得者。心舌不壞，而建塔焉。

系曰：能公不過一校書郎耳，纔覩禪冊，便知落處，豈非再來人乎？況乃遨遊諸師之門不無肯綮，方接大溈眉睫即解轉身，其利器固可知矣。溈尤未可，至問收劍因緣，前僧寧無入處，而終為揮下。及能公，則別有通霄一路，乃拈莖草而作吹毛，大溈不免親遭聾鼻一口，公可謂得大機用者歟！大溈固善為人師，能公亦不愧為人弟也。嗚呼！世之師徒，賓主相見，能具此風彩作略，庶不辜遊法海，兩無遺憾。不然，總為無孔鐵鎚負黃面漢不少矣。勉哉！

十二、成都府信相寺沙門　釋宗顯

釋宗顯，號正覺，潼川王氏子也。少選為進士，有聲。嘗晝掬溪水為戲，至夜思之，遂見水冷然盈室，欲汲之不可得，忽爾塵境自空，歎曰：「吾世網裂矣。」往依昭覺白公，得度，蕭然一衲，隨眾咨參。一日，白公問：「高高峯頂立，深深海底行。作麼生會？忽於言下頓悟曰：「釘殺腳跟也。」白拈起拂子曰：「這箇又作麼生？」顯一笑而出。服勤七祀，出遊至京都、淮涖，遍歷叢林。

晚登五祖，見演和尚，問：「未知關楔子，難過趙州橋。如何是關楔子？」祖曰：「汝且在門外立。」顯進步，一踏而退，祖曰：「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。」明日入室，祖見顯便問：「是昨日問話僧否？我固知爾見處，秖未過得白雲關在。」顯珍重便出。時圓悟為侍者，乃以白雲關意扣悟，悟曰：「直下會取。」顯笑曰：「我不是不會，祇是未諳。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耳。」次日，祖往舒城，顯與悟繼往，適會於興化，祖問：「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？」顯曰：「全火秖候。」祖顧悟曰：「這漢饒舌。」

後遊廬山回，舉「高高峯頂立」話所得之意白五祖，祖曰：「吾嘗以此事詰先師，先師曰：『我曾問遠和尚。遠曰：貓有軟血之功，虎有起屍之德，非索達本源不能到也。』」

顯侍之久，祖鐘愛之。辭返蜀，祖為小參，復送之以頌曰：「離鄉四十餘年，一時忘却蜀語；禪人回到成都，切須記取魯語。」

顯歸昭覺，白公尚無恙，再侍之，聲譽藹然。初出住長松，次主保福，大張爐鞴煅煉四方學者，故龍象多出其輪下焉。

十三、嘉興報恩寺沙門　釋法常

釋法常，開封人，即丞相薛居正之後也。宣和七年，始解塵縛，遐思高舉，遂依長沙益陽華嚴軾公剃鬚髮，受田衣。見者獅王，居必寶社。非法不言，異軌弗顧。深慕大乘，不斥小教。一日，閱〈首楞嚴經〉，乃廓爾義天，淵通法海。自是肆遊淮泗，放浪湖湘，後至台山萬年，參謁雪巢一，見機語契會，命掌翰牋。未幾，請令首眾，為僧入室，大有風彩。澹然處世，不飾眾緣，室中唯一矮榻，餘無長物。

紹興庚子九月望日，語眾曰：「吾一月後不復留矣。」至十月二十一日，書漁父詞於室門曰：「此事〈楞嚴〉嘗露布，梅花雪月交光處，一笑寥寥空萬古。風颯語迥然。銀漢橫天宇。蝶夢南華方栩栩．班班誰跨豐干虎？而今忘却來時路，江山暮天涯，目送鴻飛去。」書畢，就榻收足而逝。塔于寺西南。

十四、臨安府徑山沙門　釋智策〈（附：寂室光公、大圓）〉

釋智策，號塗毒，天台陳氏子也。生而聰敏，卓邁羣兒，不樂世華，潛思寥廓。幼依護國楚光落髮，授以僧儀，一缽蕭然，研窮三藏。首造國清寂室光公，灑然有省。次往明州，謁萬壽大圓禪師，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天台。」圓曰：「曾見智者麼？」曰：「即今亦不少。」圓曰：「因甚在汝腳跟下？」曰：「當面蹉過。」圓曰：「尚人不耘，而秀不扶而直也。」

一日辭，圓門送之，拊其背曰：「寶所在近，此城非實。」策敬諾，欲往豫章參典牛遊和尚，道由雲居，因風雪塞路，無客進履。越四十二日午，聞板聲，豁然大悟。及

造典牛之門，牛獨指策曰：「何處見神見鬼來？」曰：「雲居聞板聲來。」牛曰：「是甚麼？」曰：「打破虛空，全無柄靶。」牛曰：「向上事未在。」曰：「東家暗坐，西家斯罵。」牛曰：「嶄然超出佛祖。他日起家，一麟足矣。」後奉旨住雙徑，大弘典牛之道，四方學者鱗布蝟集。

將示寂時，為文以祭，自危坐傾聽，至云「尚饗」，為之一笑。後兩日，沐浴更衣，集眾說偈曰：「四大既分飛，煙雲任意歸；秋天霜月夜，萬里轉光輝。」泊然而逝。塔全身于寺東岡之麓。

十五、臨安府靈隱寺沙門　釋道樞

釋道樞，號懶菴，吳興四安徐氏子也。嘗參道場慧禪師，得授心印，道業日隆。初主何山，移華藏，隆興初，詔遷靈隱。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，問曰：「禪道之要可得聞乎？」對曰：「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，本無知見起滅之分、聖凡迷悟之別。第護正念，則與道相應；亡情却物，則業不能繫。盡去沈掉二病，自忘問答之意。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，何事不成見也？」上為之首肯。

後以老乞退，居明教之永安，逍遙自適。嘗題偈于壁曰：「雪裏梅花春信息，池中月色夜精神；年來可是無佳趣？莫把家風舉似人。」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，書偈而逝。塔于永安。

十六、上京大儲慶寺沙門　釋海慧〈（附：清慧）〉

釋海慧，金國人也。幼而英敏，學不由師，魯誥竺墳過目成誦。初遊講肆，如入龍宮。性相玄途，無不挾其英而揖其粹也。所以法喜禪悅，飫而飽餐，潛蹤五臺，刀耕火種，就巖縛飪屋，一榻蕭然，如是者十有五［禾冀］。一日歎曰：「大丈夫當以眾生為急，溺是胡為？」遂携錫燕都，遍歷禪寺，隨緣演化，七眾雲屯，於是聲播寰宇，道布宸宮。

金皇統三年六月，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上京宮側，告成，極世精巧，幻若天宮。慕師道價，降旨請為開山第一代，說法賜牒，普度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百萬為僧尼。次年，詔迎旃檀瑞像，供養于寺之積慶閣。

皇統五年，海慧入寂。火浴，獲舍利五色無算，光明徹於空表，異香彌旬。金主偕后、太子、親王、百官設供五日，奉分五處建塔，謚曰：佛覺祐國大師。次年正月，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，賜號佛智護國大師，命登國師座，特賜金縷僧伽梨衣幷珍異瓶罏寶器。金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，奉服法衣，其震丹國王致敬沙門古所未若於是時也。

十七、常州華藏寺沙門　釋有權

釋有權，號伊菴，臨安昌化祁氏子也。髫齡出家，十四得度，篤志勤勵，博究羣章。十八，知有向上一著，殫力參求，首禮佛智裕公於靈隱。時無菴和尚充第一座，權入室請益，菴以「從無住本建一切法」問之，權久而有省，答曰：「暗裏穿針，耳中出氣。」菴可之，遂密付心印。既有所得，精進益堅。一夕危坐，深入禪那至於達旦，雖行粥至，忘乎展缽，隣僧以手觸之，頓然大悟，偈曰：「黑漆崑崙把釣竿，古帆高掛下驚湍；蘆花影裏弄明月，引得盲龜上釣船。」佛智深加稱賞。一日問權：「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大海不宿死屍。」佛智撫其座曰：「此子他日據此訶佛罵祖去在。」權於是深自韜晦，寄跡湖湘、江浙之間十年。然後或依應菴，或見大慧，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。無菴出主道場，召權分座說法，自是聲播諸方。

未久，有華藏之命。開堂云：「禪！禪！無黨無偏。迷時千里隔，悟在口皮邊。所以僧問石霜：『如何是禪？』霜曰：『［鹿瓦］甎僧。』問睦州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州曰：『猛火著猛油煎。』僧問首山：『如何是禪？』山曰：『猢猻上樹尾連顛。』師曰：『道無橫徑，立處孤危。』然此三大老而行聲前活路，用劫外靈機。若以衲僧正眼檢點，將來不無優劣，一人如張良入陣，一人如項羽用兵，一人如孔明料敵。若人辨白得出，可與佛祖齊眉。雖然如是，忽有箇出來道：『長老話作兩橛了也。適來說道：道無橫徑，無黨無偏。而今又分許多優劣，且作麼生秖對？還委悉麼？』把手上山齊著力，咽喉出氣自家知。」

淳熙庚子秋示微疾，書偈而逝。荼毗，齒舌不壞，舍利五色者無數，而建塔焉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